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 罪行实录

Record of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ianjin

郭登浩 周俊旗 主 编

赵云利 张雅男 副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 罪行实录

Record of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ianjin

---

郭登浩

周俊旗 / 主编

赵云利

张雅男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罪行实录 / 郭登浩, 周俊旗主编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9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801 - 0

I. ①日… II. ①郭… ②周… III. ①日本 - 侵华 - 史料 - 天津 IV. ①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216 号

·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罪行实录

---

主 编 / 郭登浩 周俊旗

副 主 编 / 赵云利 张雅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桂 芳

责任编辑 / 桂 芳 徐成志 毕文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01 - 0

定 价 / 7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 前 言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历史逐渐远去，但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进行的残酷殖民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中国人民不能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中国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天津是饱受日本侵略祸害的城市之一，天津人民无法忘记日本侵略军在天津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无法忘记天津人民在沦陷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仇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在这一领域做出努力。

我国学术界已对日本占领中国时期的统治情况进行过许多研究，也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反映日本侵略者在天津进行殖民统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分散和薄弱。因此，对日占天津时期的情况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并编写出版《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罪行实录》，不仅是学术研究亟须完成的使命，也是我们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献上的一份微薄的礼物。本书对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的历史做了专题性的梳理，勾勒出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当时天津社会生活层面的基本状况，目的在于初步建立一个基本研究框架，为学术界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我国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非常重视，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地方抗战历史和日本的殖民统治方面亦然。不过，对日本在天津的殖民统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有关日本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在《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等著作中有一些概括性的论述，在《天津抗战》（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5）、《津沽大地的抗日壮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津门旧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等一些专题性的著作中有一定的反映。另外，关于华北地区的专题研究也反映了天津的一些情况，如《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北京出版社，1995）等。在外国学者介入天津史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部高水平的专著，如日本“天津地域史研究会”集体编著的《天津史》、吉泽诚一郎的《天津的近代》、美国学者贺萧的《天津的工人（1900～1949）》（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 - 1949*）等等，但国外学者对沦陷时期的日本统治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日本对天津的殖民统治情况。另外，华北地区的专题研究中关注的是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宏观情况，虽涉及天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对天津地区的整体关注尚不够充分。因此，从学术成果来分析，对天津地区沦陷时期的总体研究成果和从民众的角度、从社会生活角度来反映日本侵略天津时期社会概貌的成果均比较缺乏。

本书编写团队针对上述情况，希望通过编写《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罪行实录》一书，对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的历史进行粗线条的梳理，勾勒出在日本侵略者残酷殖民统治下天津的基本情况，以社会历史研究为着眼点，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罪恶统治，以及这种统治给天津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为今后深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编写团队经过广泛搜集资料及多次研讨，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勾勒出沦陷时期天津的一个比较清晰与合理的框架。本书参考引用了学术界已有的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结合使用相关档案、报纸、杂志、口述等资料，对其中一些资料也进行了整理与归纳。在结构上，本书以专题综述的形式，从几个重要方面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残暴统治，展示沦陷时期天津社会多方面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各个专题中存在少量的内容重合，这是由于每个作者是从不同专题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个事件；此外，因为在本书写作的同时，天津沦陷时期经济方面的专著也在写作中，所以，本书对经济方面的内容就采取了简略的方式。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日军铁蹄践踏天津      | 1  |
| 一 中国军队的抵抗与日军占领天津  | 3  |
| 二 日本侵略军对天津抗日民众的报复 | 12 |
| 三 日本占领军扶持傀儡伪政权    | 19 |
| 第二章 实行全方位残酷的殖民统治  | 30 |
| 一 在天津的日本占领军       | 30 |
| 二 殖民地统治格局的确立      | 37 |
| 三 严苛的人身控制——保甲制度   | 44 |
| 四 殖民地经济秩序的建立      | 46 |
| 五 叫嚣侵略理论、推行奴化教育   | 56 |
| 六 强化新闻出版管控        | 61 |
| 七 利用宗教实施思想文化控制    | 65 |
| 第三章 侵略者在天津城乡的暴行实录 | 70 |
| 一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     | 70 |
| 二 日军在天津屠杀民众的罪行    | 79 |

|                              |     |
|------------------------------|-----|
| 第四章 天津成为日军搜捕、转运中国劳工的中心·····  | 103 |
| 一 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劳工的政策·····        | 103 |
| 二 天津成为掠夺与转运中国劳工的中心·····      | 110 |
| 三 中国劳工的悲惨命运·····             | 113 |
| 第五章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对天津人民的祸害·····  | 128 |
| 一 日本占领者的“治安强化”策略的制定·····     | 128 |
| 二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过程·····       | 133 |
| 三 “治安强化运动”对天津社会生活的干扰与祸害····· | 156 |
| 第六章 毒品泛滥天津城·····             | 166 |
| 一 推行毒化政策·····                | 166 |
| 二 毒窟遍布天津城·····               | 174 |
| 三 毒品对天津社会的危害·····            | 189 |
| 第七章 天津市民的艰难生活·····           | 196 |
| 一 市民的苦难生活·····               | 196 |
| 二 粮食配给制与市民口粮危机·····          | 200 |
| 三 被强制“献铜”“献铁”“献金”·····       | 212 |
| 四 洪水肆虐下的天津市民·····            | 219 |
| 后 记·····                     | 228 |

## 第一章 日军铁蹄践踏天津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是联系东北与华北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前期，天津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关注”和“重视”的目标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因而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城市。天津由于其在华北的重要地位，在日本人开发华北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时日本人的“华北”（即“北支”）概念与中国当时及现在的华北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日本人认为“北支”的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山西、山东省的大部分及陇海铁路以北的江苏、河南省的部分。<sup>①</sup>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虽远不及上海，但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埠，是华北最大的贸易中枢和工业基础最完备的城市，经济影响力远远超出华北范围。“抗战前夕年贸易额大约 2 亿元，约占全国贸易额的 12%，为全国第 2 位。1932 ~ 1936 年 5 年间对外贸易额平均计算，天津占华北六港（天津、青岛、芝罘、秦皇岛、龙口、威海卫）的 58.73%，超过青岛的 30.76%。据不完全统计，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1936 年天津工业总产值有 3.56 亿元以上”<sup>②</sup>。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始终把天津作为其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对天津垂涎已久。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就在天津建立了军事殖民机构——清国驻

---

① [日] 田中忠夫：《华北经济概论》，姜般若译，北京出版社，1936，第 1 页。

②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 637 页。

屯军，司令部设在海光寺，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人们通常称之为天津驻屯军，在中国政府文件及报刊中则为华北驻屯军。天津不仅是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所在地，也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的大本营。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北的工厂、矿山、交通、水利、农业、商业、金融、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掌握了大量详尽的资料。1936年2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十河信二来到天津，与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密谋掠夺华北经济资源，与国民政府冀察当局进行多次谈判，根据双方谈判达成的协议，1936年8月，兴中公司投资兴建的中日合办的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海河建立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厂，基本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公司名为合办，实际上由兴中公司独立经营。为把井陉矿山的煤通过塘沽港运往日本，兴中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迫使冀察当局同意修筑津（天津）石（石家庄）铁路，委派亲日分子潘毓桂担任津石铁路工程局局长。1937年3月，兴中公司设立塘沽运输公司，负责将日方从华北各地掠夺的资源运到塘沽码头装船，由海路运往日本。兴中公司在汉沽以低价强行购买了10多万亩的滩地，由日本人直接经营年产约36万吨的盐田，以满足日本化学工业生产用盐的需要。

日本还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擅自在天津设立航空部，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2千亩修建特大型机场，作为华北航运的中心。1936年10月，日方逼迫冀察当局签订《中日通航协定》，开辟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北平、天津、锦州线。从此日军飞机随意飞行于华北上空，华北防务完全暴露于日军武装监视之下。

在驻屯军的掩护下，日本浪人进行疯狂的武装走私活动，破坏中国的海关行政和关税收入。天津日租界是日货走私的大本营和集散地，大和街、小和街、蓬莱街等处走私的货物堆积如山，200多家洋行负有转运私货、行销内地的任务，还在福岛街设立“特殊贸易协会”，使走私活动公开化、合法化。1937年4月19日，中国警方在天津葛沽（今津南区）附近一次就查获日本浪人企图走私外运的铜圆10万多枚。北宁铁路局在军粮城车站查获一起走私8250枚现洋的案件。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仅1937年上半年，全国因走私而损失的关税就达1900多万元，其中华北一

隅即占 1800 万元之多。

为加快侵略天津的步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扩充了驻天津的事务所，中国驻屯军设立了经济课和经济顾问部，此外还有天津兴信所、天津商工会议所等一批专门从事经济调查开发的机构。在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队的支持下，这些组织对天津和华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资源、社会人情与风俗习惯等。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与准备，日本逐步攫取了对天津经济命脉和重要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为此后的平津保卫战埋下巨大隐患。

七七事变前夕，天津的政治军事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军方不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向华北地区增军，中国驻屯军人数不断增加，并在天津市区和塘沽一带频繁举行带有挑衅意味的军事演习，蓄意制造武装冲突事件，中国驻屯军经常在炮台庄（今南开区）一带举行巷战演习，为所欲为，极尽破坏之能事，动辄把机枪架在居民的屋顶上，严重破坏了天津正常的社会秩序，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日本军队的这种强盗行径，激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愤慨。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驻屯军开始对驻防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进行频繁、恶劣、蛮横的武装挑衅，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对日本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日本军队的挑衅，宋哲元一再忍辱退让，全部或大部分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二十九军被迫退出丰台、通州等一些华北的军事战略要地。日军占据有利的攻击位置，随时可以向卢沟桥、北平等地发起进攻。与二十九军的一再妥协退让相反，大批日军的主要作战部队更是由国内乘船到塘沽登陆，经天津部署到北平近郊的一些重要军事地区，为发动七七事变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进行了充分的军事准备。

## 一 中国军队的抵抗与日军占领天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打着“就地解决”和“不扩大方针”的幌子，麻痹中国的华北军队与冀察当局；另一方面紧急向国内求援，要求继续增兵华北。7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颠倒黑白地诬陷二十九军挑起战争，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最大决心，决定采取

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参谋本部先后以第56号、57号临参命调动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飞行集团6个中队和驻朝鲜龙山的第二十师团前往华北，增援中国驻屯军，为扩大侵略战争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1937年7月12日，香月清司中将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抵达天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运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驻屯军各部要在7月20日前完成战役部署。同日，日军按照军事会议的部署，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和东站，随后又派兵占领东局子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塞。



图1-1 日军进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

为掌握平津地区的制空权，关东军所属6个轰炸机、战斗机联队，分别于7月11日下午从山海关和承德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旧机场）和张贵庄机场（新机场），7月15日，中国驻屯军将抵津飞机编成“集成飞行团”，原关东军飞行第15联队长上条直大佐为飞行团长。至28日，日空军抵津飞机已达160架。为加强此后空战力量，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临时航空兵团，由德川好敏中将任兵团长，司令部设在日租界花园公堂。<sup>①</sup>

<sup>①</sup> 王凯捷：《七七事变后占领天津的日本侵略军》，《历史教学》1995年第5期。

7月下旬，大批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华北，做好向北平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26日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退出华北。27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发表声明，严词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通电要求所属各部队“守土自卫”。日军随即向北平的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日，天津也呈现战争状态，日租界内更是戒备森严，重兵防守，断绝交通。驻扎在塘沽的日军也急速向天津市区开进，一时天津危在旦夕，大战迫在眉睫。

当时天津地区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日本方面：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香月清司；驻军分布在海光寺日本兵营、东局子机场及天津总站、东站等地区，总计步骑炮空联合三千余人，炮十数门。东局子机场停着三十多架敌机，由一个步兵中队扼守；天津总站、东站驻有一个步兵中队；大沽口外海域有日舰和海军陆战队；山海关、廊坊均驻有日军，可以随时呼应天津日军。

中国方面：负责天津防卫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7月25日，张自忠赴北平与日军谈判，临行前交代：天津军事由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师长李文田负责指挥；市政府事务由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寿负责办理）。所属部队在天津市区及其外围驻地分布情况：由于天津有各国租界，在1902年7月1日，俄等六国交还天津的照会中，有禁止中国军队在天津20里内驻扎的规定，故市内没有中国军队，仅有维持治安的六个保安大队，每大队兵力装备相当于一个步兵营，除一个大队守卫市政府外，其余五个大队分驻各主要路口街道，维护市内治安。此外，野战部队总计五个旅，每旅两个团，及师部、特务团等。其中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驻小站、大沽一带，守备海防及南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第二二七团）驻廊坊附近，维护平津铁路交通；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驻韩柳墅，拱卫北郊；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驻马厂、沧县一带，维护津浦路之交通；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驻北平黄寺大楼及通县附近，维护平津陆路交通之安全；师部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之二二四团（团长张文海）及第一一三旅之二二七团（团长樊伦山），与一个学兵大队（大

队长刘羽军)等均驻南苑,从事训练,统归副师长王锡汀指挥。<sup>①</sup>

驻守天津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天津市内和周围地区有近万人的兵力,其中直属三十八师的部队七千余人,还有天津保安队的六个大队和警察部队约三千人,在兵力对比上,中国武装力量占有优势。

主持天津地区军事防务的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认为鉴于当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守军绝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天津地区内我军兵力优于日军,如果不主动出击,坐等日军不断增兵,到两军兵力相当或敌众我寡时就更不好打了,因此必须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种积极防卫思想指导下,李文田下令调整第三十八师的军事部署,命令驻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地的部队适时向天津靠拢,随时等候命令。接到宋哲元军长“守土自卫”的通电后,李文田迅速召集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祥在其寓所开会,会议决定:乘日军兵力不足之际,第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队要主动出击,打突袭战,迅速消灭市内的日军。与会人员一致推举李文田为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三十八师与地方保安部队。会议确定了作战方案与兵力部署:保安队一中队攻取东火车站(今天津站),由宁殿武指挥;手枪团配合独立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及保安第三中队攻击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指挥;独立第二十六旅配合保安第二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由李致远指挥;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指引和疏导;距离天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为总预备队。会议还决定,各部队于29日凌晨同时发起攻击。会后与会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了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天津《益世报》于7月29日发表通电全文。

7月29日凌晨,天津守军奋起抗击,打响了主动抗击日军的战斗。这是北平和天津陷落前的最后一战,也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的一次战斗。李文田将指挥所设在西南哨门,与刘家鸾、李致远

---

<sup>①</sup> 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85页。

共同指挥战斗。由于中国军队准备充分，动作迅猛，最初的几个小时中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独立第二十六旅一部和保安队按照作战计划包围了东火车站，向驻守车站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军队先后占领第2站台和第1站台，日军且战且退，残部退守到东站在的一个仓库中。日军指挥部接到东站在守军受到中国军队攻击的消息后，急忙派出部队增援。法租界是日军由陆路增援东站的必经之地，接到日军增援部队欲借道法租界增援东站在的要求后，法租界当局深恐战火蔓延至租界，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军增援部队一时无法向东站在靠拢。为解救被围困在东站的日军，日军指挥部一面命令日军在海河上架设浮桥，一面派出飞机对东站在、市政府、警察局、电话局、天津总站和南开大学等地进行轰炸。

进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的部队，从北宁公园用大炮直接轰击日军，炮击后由步兵立即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车站很快就被收复，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东局子机场是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机场之一，独立第二十六旅朱春芳团一营与保安队一中队负责攻击东局子机场。因距离较远，部队跑步前往，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先解决掉机场的两个哨兵，冲进了机场。日军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下，听到枪声慌忙跳上飞机准备起飞。战士们扑向停在机场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用火柴引火时，战士跑步流汗过多，一些火柴因潮湿，引不着火，结果只点燃了七八架飞机。大约有20架敌机乘乱起飞，由于天黑，飞机起飞后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无法向中国军队进行有效的射击。看到有飞机起飞，战士们急了，有的抡起大刀，用刀砍，有的抓着敌机不放，飞机起飞时把人带得很高，因此摔伤了三四名战士。对没跑掉的飞机，战士们用刀砍、枪打、手榴弹炸，燃烧的飞机火光冲天，十多架飞机被烧毁。其余日军狼狈退进办公楼和营房。这场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驻津空军力量，一度削弱了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地区的轰炸力度。天亮以后，受到机场日军和飞机的猛烈进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第三十八师手枪团和保安队一部负责进攻海光寺的日军兵营，在祁光远指挥下，部队由八里台插入六里台，猛扑海光寺日军兵营。日军凭借坚

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向中国军队猛烈射击，顽固地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日军炮兵也向中国军队进行拦阻炮击，双方几进几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中国军队几经冲锋，于拂晓时打到日本兵营外围，并占领了东停车场。随后，中国军队再次向海光寺兵营发起多次勇猛的攻击，但始终未能突破日军的防御工事，部队伤亡惨重，未能攻克兵营，只能将日军兵营团团包围。日军死守兵营，作困兽之斗，也不敢出击，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到了中午，日本空军的12架飞机支援坚守海光寺兵营的日军，不断进行低空扫射，使中国军队遭受很大的伤亡。

第三十八师一二旅一部在大沽利用造船所钢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打退日军从海上发动的多次进攻。在三天的阻击战中，战士们不仅顶住日军炮弹的轰炸，而且以仅伤二人的代价，取得歼敌百人的胜利，使骄横的日军始终未能靠近前沿阵地一步。

位于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附近的公大七厂是日军重要的军事基地，防卫力量较强，平日除有日本兵全副武装地巡逻外，还有三四辆坦克脱去炮衣停放在厂门口警戒。在攻打公大七厂的战斗中，保安队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炸开围墙，摸进厂内，破坏了发电机房，同日军岩井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击毙日军多人。在日军重兵合围的情况下，保安队士兵英勇还击，突围时受到重创。坚守在水塔上的四名保安队员，一直坚持战斗，从夜间坚守到次日中午，此时水塔已被日军团团包围，弹尽粮绝的四名勇士，毅然上起刺刀，冲下水塔，与日军展开拼死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表现出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崇高精神。

多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残害的天津市民，对中国军队痛击日军的战斗，无不拍手称快。7月29日凌晨，听到抗击日军的枪炮声，天亮后又听到胜利的消息，天津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向各个战场慰问苦战一夜的二十九军和保安队。他们不顾日军炮火的轰炸，夹道欢迎通过市区的中国军队。市民们送上茶水、西瓜、饭菜、馒头、大饼、酸梅汤以及毛巾、鞋袜等表示心意，慰问抗日将士，并帮助继续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爱国官兵修筑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公私卡车和公共汽车主动赶来支援，司机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抢运部队和弹药，一些司机主动帮助战士们将机枪和小炮安装到卡车上，开到适宜地点

与日军对阵。<sup>①</sup> 海光寺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更是主动把自己家的铁门卸下来，由几个人抬着，送到前沿阵地用以构筑防御工事。在敌人密集的枪弹射击下，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立即接替，唱着号子继续前进。在抢救伤员和修筑工事中，不少群众负伤、流血，甚至牺牲。各国租界当局怕战火烧进租界，封锁了租界与外界联系的路口要道，阻碍了中国军队的调动与增援，租界里的中国居民纷纷拥到路口，要求租界当局允许中国军队通过，受天津民众抗日热情的影响，租界巡捕把封锁道路的路障拉开，让中国军队顺利通过。<sup>②</sup> 天津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士气使爱国官兵深受鼓舞，激发了他们的顽强斗志，战斗中一些战士受了伤也不肯下战场。当年曾任美国合众社驻津记者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目睹了天津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场面，并对中国军队奋勇冲杀、前仆后继的情景做了生动报道。<sup>③</sup> 天津军民万众一心、浴血抗敌的悲壮场面，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的顽强意志和坚强决心。

第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在天津发动的突然进攻，沉重打击了驻守天津的日军，也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造成日军仓皇应战。第三十八师和保安队将士奋勇出击，表现出“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的决心。经过反复争夺，爱国官兵一度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今兴安路）、旭街（今和平路）、福島街（今多伦道）三个方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已完全陷入危急状态”，日租界内实行戒严。与此同时，天津总站、飞机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公大七厂等处也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在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参赞森岛等人的电报中惊呼：“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sup>④</sup>

驻守天津的日军大部分调到北平附近，准备全力进攻北平，在受到沉

① 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164页。

②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编写组：《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350页。

③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271页。

④ 王凯捷：《天津抗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